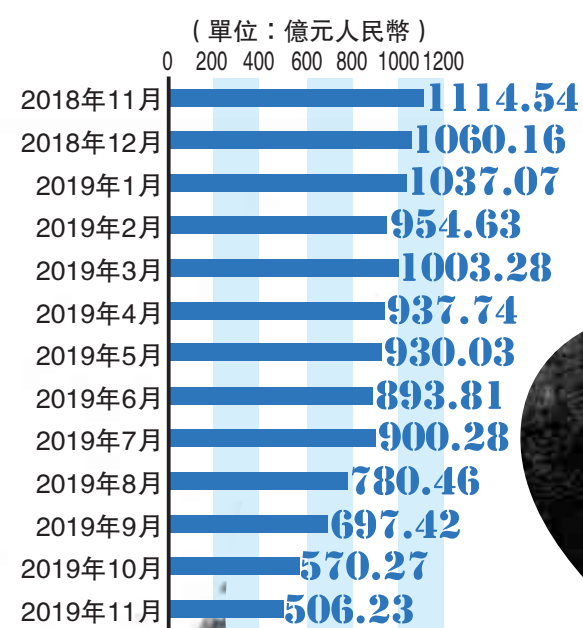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一年來內地網貸行業月成交額



數據來源：網貸之家 P2P網貸行業月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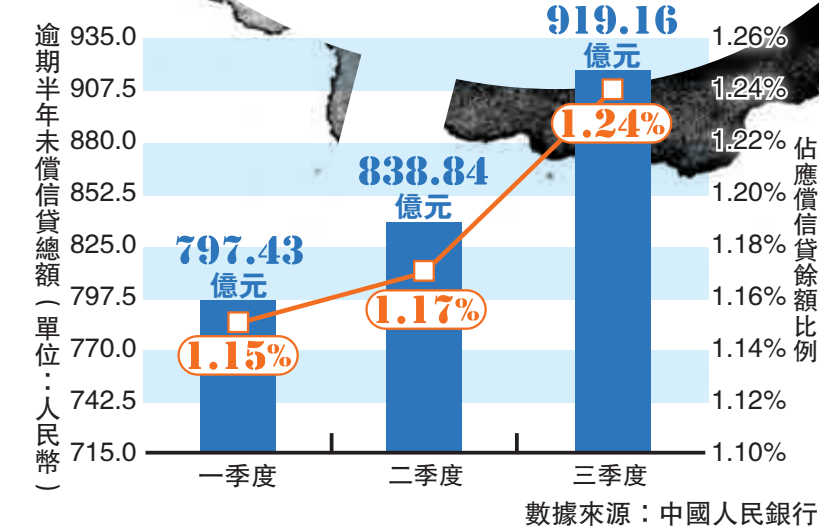
\*備註：  
逾期時間越長的債務，提成越高。全職催收員底薪一般都是所駐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，包集體宿舍的住宿，不吃

收數提成比例\*

債務逾期時間	提成比例
逾期一個月	1%
逾期兩個月	3%
逾期三個月	5%
逾期三至六個月	15%
逾期六個月以上	30%
逾期一年以上	一案一議，難度大的可達50%以上

數據由採訪對象提供

今年首三季內地信用卡逾期概覽



「憑本事借到的錢，為什麼要還？」

無可奈何

在網貸行業風險事件頻發的情況下，「老賴們」似乎迎來了一個「好時代」，他們明目張膽地賴帳，甚至建立了「反催收」群，在群裏分享那些風控不夠嚴格、容易借款的平台，然後一起去借錢，坐等平台爆雷後就可以不用還錢。

林偉就自詡是一個「擔貨」的人。2016年大專畢業後，林偉沉溺於賭博，欠下巨額債務後，他開始潛心研究各家P2P平台的數據，專業「薅平台的羊毛」。在判斷某平台有可能會倒後，林偉便提交註冊申請，每次借款在1000元到2000元之間。借款金額不算多，但篤定不還。在他的觀念裏，這樣的做法並沒問題。「憑本事借到的錢，為什麼要還？」

在監管的合規壓力下，不少正規催收機構都在朝着溫和派演進。「如今的催收員要做到『打不還手、罵不還口』，但欠債者卻『從孫子變成了爺』。」阿勇說，特別是在部分農村地區，甚至出現了整村都在「擔貨」的現象。「催收打電話過去，他們都特別狠，說你們有本事就來我們村裏催收，讓你整着進來，橫着出去。」

大力整頓暴力催收的另一面，則是貸款逾期率的不斷上升。「現在我們的催回



▲「追討死債」是催收公司的強項，也是利潤的來源

率下降了70%，業務量則直接下滑了60%。」由於催收員的收入與催回率直接掛鉤，慘淡的業務量也導致大量的催收人員離開了這個行業。「今年催收員的離職率超過50%，我們去年的老員工只剩下10%。」

「未來，催收行業可能只有300到500家公司能存活下來。」信用與清收行業協會籌備處秘書長王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，催收行業會以合規為底線，出現兩極分化。「一極是頭部公司，它們不會超過100家，將佔據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。另一極是尾部公司，它們將深耕某個領域，解決行業內遺留下的疑難問題。」按照這個比例，未來催收行業的淘汰率將高達90%。

企業無力還債 收數佬搭錢做「慈善」

天方夜譚

就在前幾日，阿勇哥剛從菲律賓回來，為的是一筆拖了兩年的欠款，之所以需要他親自出馬，是因為欠款數額巨大——本息加起來近兩千萬。「對方是一家知名的代工企業，在東南亞都有設廠，每年的銷售額過億元，但利潤還不夠幾家銀行的利息。」他嘆了口氣說道，其實企業主也很可憐，現在生意不好做，外債利潤比紙薄，哪有錢還債。

記者追問催收的情況，阿勇苦笑說，不僅沒催回來錢，還搭進去幾萬元。「到了菲律賓碰到對方恰好在接受一位大客戶，拉我一起吃晚飯，結果吃完告訴我沒

錢付餐費，我只能幫他把錢墊了。得罪大客戶，錢就更還不上了。」在他看來，欠錢與催收並非完全站在對立面，很多時候反而是一條繩子上的蚂蚱。「大家都是混口飯吃，欠錢的為錢，催收的也是為錢。」

在監管的步步升級下，他戲稱現在的催收員都是「客服式服務」，原來的話語體系已經被完全拋棄。「要說『您』、『請』、『好嗎』，催收員比客服都有禮貌。」就算老賴在電話那端破口大罵，催收員的語氣都不能硬，還要給對方道歉，不然一個投訴，可能一天的活兒就白幹了。「以前催收考核催回率，現在考核好評率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」

收數江湖：野蠻生長的罪與罰



經濟透視

為了搶接大單、提高回款率，催收行業（在本港亦稱收數、追數）的底線被一次次的降低，並很快以侮辱、毆打、拘禁、愛滋病催債甚至致人死亡等惡性事件的方式，進入了公眾關注的視野。作為一個有十餘年催收經歷的老江湖，杭州的阿勇說得非常直白：「面對壞帳，你如果很溫和地去談，根本沒戲。我們這一行，不管你要錢的方式，而是看你能否要到錢，到帳了直接分你三分之一甚至一半。」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不少人也因此走上了暴力催收的道路。

大公報記者 俞畫 (文、圖)

在中國逾百萬億貸款背後，有一個帶着「原罪」的暴利行業——催收。尤其是近年來隨着網貸平台的野蠻發展，許多人借到了自己根本還不起的金額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壞帳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有着敏銳嗅覺的膽大者紛紛開起了催收公司，高額的提成驅使着他們，開始不斷試探監管甚至法律的紅線。

打扮斯文 收數佬的變與不變

採訪阿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得通過熟人的層層介紹，才能在杭州一家科技公司的總經理辦公室見到他。由於催收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並不合法，所以大多數的從業者都會掛靠在正規公司名下，其業務範圍通常以市場調查、信息諮詢、其他諮詢等代替。若不是事先知道勇哥的身份，面前這位穿着西裝喝着普洱茶的男士，與記者平日裏採訪的成功浙商沒什麼兩樣。

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，催收員一般都會敞開衣領露出紋身，脖子上掛着摺指粗的金項鍊，手裏拎着一桶紅油漆，「要麼還錢，要麼卸腿」。阿勇笑言：「其實潑油漆已算比較傳統、文明的方式了，早年間把那些死活不還錢的人關起來、或者動手教訓一下也是有的。」他說，現在監管越來越嚴了，必須懂法守法。「畢竟我們的核心是求財，不是要命，雖然總是得裝成要命的樣子。」

今年10月21日，在港上市的51信用卡(02051)因為委託之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，被杭州市警方立案調查。警方表示，經初步調查發現，51信用卡委託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國家機關，採取恐嚇、滋擾等軟暴力手段催收債務的行為，涉嫌尋釁滋事等犯罪。該股當天急跌35%，市值蒸發逾10億元。這個曾經被投資者追捧的新經濟企業，如今成了資本的棄兒，上市一年多來，市

值縮水百億元。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介紹，催收行業興起於2003年。彼時各家銀行為了搶佔個人信用卡業務的城池，用金額不菲的開卡禮和簡便的手續吸引人們辦理信用卡，包括還在讀書的大學生。受到促銷活動的刺激，在2003年至2010年之間，中國的信用卡發卡量從2000多萬張激增到2.3億張。隨着發卡量和貸款總額的不斷增加，各發卡機構已無法自行應對越來越多的逾期帳戶。於是，各大銀行紛紛開始將信用卡催收業務外包給應運而生的催收公司。

「早期做信用卡催收業務的公司都還算比較正規的，基本上就是不斷地給你打電話、發短信，跟你講『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』的道理，最多威脅要告訴家人、朋友，或是學校、單位的領導。」阿勇表示，由於辦理信用卡的許多都是學生或是小職員，抗壓能力較弱，再加上欠的數額並不多，因此「嚇唬幾句就基本把錢還上了」。在提成方面，逾期時間越長，提成越高。阿勇透露：「基本上平均提成為百分之六，且上不封頂，因此有些努力且運氣好的催收員，一個月下來收入能達到十萬元左右，還是比較可觀的。」

2014年是中國互聯網金融興起之時，網貸平台遍地開花，為了跑馬圈地，許多平台連借款人的身份證都不需核驗，填個手機號碼就能借到錢，由此導致的壞帳也越來越多。尤其是2016年，伴隨校園貸、車貸和現金貸等細分市場的崛起，整個催

網貸興起 催收公司野蠻生長

2014年是中國互聯網金融興起之時，網貸平台遍地開花，為了跑馬圈地，許多平台連借款人的身份證都不需核驗，填個手機號碼就能借到錢，由此導致的壞帳也越來越多。尤其是2016年，伴隨校園貸、車貸和現金貸等細分市場的崛起，整個催



▲甘肅甘南州「6·18」套路貸案件成功破獲，9名犯罪嫌疑人在押解歸案

收行業一度達到頂峰。數據顯示，當時全國共有5000多家催收公司，相關從業人員逾30萬人。

馬路所在的催收公司的委託客戶以車貸平台為主，主要活躍在浙江和安徽一帶。2016年，他眼見身邊的同事把欠款人的牙齒打掉兩顆，嚇得「第二天就遞交了辭職信」。馬路告訴記者，車貸可以說是所有貸款手段最「黑」的一種了。「很多車貸平台，賺的根本就不是利息，而是罰金。」

更為無恥的是，該車貸平台會想方設法讓客戶延遲交付本息，甚至將其帳號凍結，導致用戶無法按時繳納費用。「下一步就是我們出馬拖車了。由於在抵押貸款時，車貸平台就以安全為名在車上裝了GPS，所以我們在客戶逾期當天就把車拖走了，車上的所有東西也一併拉走。」

監管升級 賺錢的都入獄了

「有的客戶車上有貴重材料，就着急找到平台要還錢取車，這時候平台就會列出長長的費用單據，包括拖車費、停車費、保管費、滯納金等等，總費用加起來遠超應還的利息。」馬路說，他碰到有客戶借款一萬八，最後各項費用加起來，繳納了近八萬元，才拿到了車。「所以車貸業務的催收利潤也高得驚人，有時一輛車光佣金就能收兩三萬元。」

隨着內地多家現金貸平台發生暴力催收事件，國家公安機關、金融監管部門開始依法查處採用非法手段催收貸款的行為。「這麼說吧，我身邊現在還在做催收生意的，都是沒賺錢的，賺錢的都已經進去（監獄）了。」阿勇感慨道：「我現在要求我們的催收員必須穿西裝打領帶，語氣必須溫和，而且最多只能兩人同行，因為打擊黑惡勢力，三人就算團夥了。」

這的確是一個充滿了戲劇性和想像力的江湖。然而，在一輪輪監管的重槌之下，曾經如野草般野蠻生長的催收公司紛紛裁員、倒閉、轉行，留給催收員的「表演空間」也越來越小。如今的催收員更像那些石縫裏見不到陽光的植物，小心翼翼地，在夾縫中掙扎生存。

需求仍在 收數行業何去何從？

未來之路

「前端的風控技術再怎么先進，最後一道工序永遠是催收。」按阿勇的話來說，互聯網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再強大，也有追不回的帳。「催收行業是非常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，技術能做的只是流程的優化，比如自動撥號、發短信，按風險等級自動分類等，但人工催收永遠是必不可少最後一環。」

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，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，銀行卡授信總額16.99萬億元，環比增長4.11%；銀行卡應償信貸餘額7.42萬億元，環比增長2.67%；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919.16億元，較上季度末增加80.32億元。這一數據是2010年的十倍之多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千億逾期市



▲在催收更加規範化和標準化的美國，PRA Group這類不良資產處置公司已經上市

事實上，只要逾期市場仍然存在，就有催收的需求。」就職浙商銀行的某金融顧問向記者坦言，現在銀行也非常關注

催收市場的整頓工作。「金融市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，一旦催收行業銷聲匿跡，銀行的逾期率勢必會出現上升，到時候的影響面會非常巨大。」該金融顧問認為，「暴力催收」必須要整治，但「合法催收」的界定亦非常關鍵。「催收機構是服務於整個金融行業的，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存在。既要堵，也要疏。」

在催收更加規範化和標準化的美國，類似Encore Capital Group和Pra Group這樣的不良資產處置公司已經做到了上市，新的創業公司也開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改造催收行業。

江湖一直都在，催收人也不會馬上消失。只是他們不知道，未來的命運將會何去何從？